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序公羊與呂去韜國語體析左
今[illegible]大夫益無不艷稱左
國策顧左之行廣實者往往能
默存之亦能精[illegible]之而國語僅
標其郛以去深于國者未數數
見也世傳左國實出一手而人
于二書淺深異者何故左傳于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序
公孝與呂玄韜國語髓析
今世學士大夫盍無不艷稱左
國矣顧左之行廣學者往往能
默存之亦能精言之而國語僅
標其郛以去深于國者未數數
見也世傳左國實出一手而人
于二書淺深異者何故左傳序

事而裁之以意成一家言其詞
奇宕可喜令人讀之不覺入于
吻而投于咽國語則因事以見
國因語以見事凡列國之制度
文爲與夫應對酬和之語盡舉
而登之尺幅驟讀焉曲折而繁
瑣顧其條理井井竅會若餘

莊皆諧皆夷皆夏皆以數語而
摹興衰皆以數百言而肖王會
酣讀之不自知其身之不在周
列國也然以浮心淺目讀之未
有不難其曲折而繁瑣者也夫
聞人皆以爲國之手爲左使人
讀左者幾不知有國而今之人

乃不能以讀左之口讀國至難
國于左哉則其求之者未精也
予同年呂玄翰與其舅公孝與
予書無所不窺于古人之法度
無所不蒐獨而爬剔所讀國語
節有評句有剖凡一切開闔剥
換照應串插之玅肌分理析犂

浙江圖書館

貺目中壹似聞人搦管時若為之貿其神而相其筆者壬子之冬玄鞱與予有入汴之役行篋中偶出以示予予戲謂玄鞱國語以予甥舅身無完肌亦家無賸寶矣抑國語不斳以其秘公之予而予乃斳公之天下耶乃

國請梓之因請名之曰國語髓析昔柳子厚生平酷摹國語而晚有非國之論昔人以爲文士逢蒙眡予謂子厚僅能爲柳氏國語耳豈遂能爲國語哉又惜夫子厚之不見孝與玄韜試相與抵掌而爲國語一吐氣也故

千百世而下孝與玄韜氏殆國
語知已夫寧直知已哉即謂之
功臣可也

勾甬年弟董光宏題

浙江圖書館

公鶴曰看國語文字以曲折為主次求其奥麗處大率全以虚字斡旋如夫故皆及之類後倣此

呂邦耀曰以首句用先王字故終篇屢用先王後多如此

# 國語髓析卷之一

東蒙公　鶴　古歙呂邦耀同批評

崑山葛錫璠　竹墩蔣光宏同校正

## 周語上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捻）不觀兵（意）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入詩辭緩文之法）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

> 公齊曰不窋非稷之子譙周歐陽永叔羅泌已辯之詳余另註蓋據史記為說耳

> 呂邦燿曰胡氏通鑑九十九卷註云奕世載德班彪王命論之言反不上引國

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語想一時落筆之誤

公甫有曰此後段極轉折處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

呂邦燿曰觀兵及先王字俱應首句



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

呂邦燿曰王怒王喜四字描出厲王剛愎心事○○

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

呂邦耀曰王氏紀聞曰是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保傳傳謂不知日月之時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惡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謂人君所諱言者災異之變所惡聞者危亡之事太史奉書以告君召穆公所謂史獻書

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收　餘憩謂之波瀾

也公稱。曰墨子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即夷公也

呂邦燿曰祭父謀父芮良夫之引周頌周雅內史過之引夏書湯誓般庚當辰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

檢意　半意　句頓挫

之解兄弟閲于墻單子之解無從非㷀叔向之解昊天有成命叔孫豹之解皇皇者華閔馬父之解自古在昔先老之解說命觀射父之解重黎與夫伶州鳩之論樂論律展禽觀射父之論祀王孫圉之論寶其於經學大有發明漢人訓

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

詰求能或之先也

呂邦耀曰議論叙事之體攺倣周禮

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既齋宮百官

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

浙江圖書館

呂邦耀曰征則有威守則有財何福如之如此求福亦先王之所不廢也子厚

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

蓋之過矣八

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

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
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
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耇
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
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
孝公於夷宮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大原仲山父諫
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



浙江圖書館

呂邦耀曰幽王之廢滅固不止此但衆侯觀望諸侯窺伺之時示少惡事適有以啓其慢而問之釁身仲山父之諫自合如此子厚之



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
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
入往來者皆可知也（轉）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
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於藉獮於旣烝狩於
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
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轉）臨政示少諸侯避之
（變文法）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
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
滅

[illegible]
公敘曰唐固
謂伯陽父即
柱下史老子
秉必然韋註
周大夫焉是

呂邢欋曰無
政事則財用
不足民乏財
用人事自在
其中子學之
說非也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鎭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
惠王三年、邊伯石遬蔿國出王而立王子穨、王
處於鄭、三年、子穨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
徧儛、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爲
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穨歌舞不思
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
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
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穨及三大夫、王

乃入、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

呂邦燿曰子厚迂誕之說

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焉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

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
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
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
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
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
大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
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
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
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

禮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

呂邦燿曰王氏紀聞曰聖賢言忠不專於事君為人謀必忠於朋友必忠告事

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

浙江圖書館

親必忠養以善教人以利及民無適非忠也

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
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
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轉）
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長議論句法韓退之文多倣此）
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
上、猶恐有隊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
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
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
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

呂邦耀曰呂郤將不免只二語收住且意味詳盡

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句法宛曲）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串理入情）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冑秦人殺子金子公

吕邦燿曰內傳劉子曰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即是忠分即是則且此篇文義亦全與內傳相合一取焉一取焉均得定命之法

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
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
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
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
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
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
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
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
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

雖且獻楚捷遂爲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開封府推官唐暐校刻

# 國語髓析卷之二

東萊公 傳　古燕呂邦燿同批評

崑山葛錫璠　勾甬董光宏同校正

## 周語中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不可、人有言引證訟

題與內史過論晉侯同

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鄭在天子、兄弟也、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

桓、凡、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子穨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於它、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翟、不祥、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以上三段意三折諸篇多此類）

（轉句法）

浙江圖書館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先雙關後論正義○與內）則禍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史過論補○降於莘同）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

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

禮新不閒舊王以翟女閒姜任非變文禮且棄舊也王一擧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雙意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

呂邦耀曰賈謂王者葬禮闕地通路曰隧昭謂天子有六隧掌貢賦諸侯則無據下文隧義韋說爲是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

呂邦燿曰王氏紀聞以真文忠文章正宗取此篇為首有感於寶慶之臣不知

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

深一層

微諷一轉

微諷二轉

文忠有此意否然議論卻嚴正



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

微諷三轉

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

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

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

提以即故字而變文

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

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

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

句法

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

呂邢耀曰李氏世紀云桓公會不踰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内盟子虎矣

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
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
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
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
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
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
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
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

句法 轉

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殺臣抑君文公則為元咺執衛侯矣此天子所以有正諸侯辨

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轉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

乎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
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
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
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
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
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
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
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
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

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

句法

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
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
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
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
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
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和同可觀財用可
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
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
修執秩以為晉法

公序曰司空卿六卿之司空蓋道路乃冬官之事註云卿官非也

呂邦耀曰議論敘事之文逐段一體逐句一法峻嶒錯落精切緊嚴西漢文字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以下敘事有議論）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

多備之費生
治安策全為
此格血氣色
蒼古不及

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

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
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
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
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
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
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
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
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
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

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

浙江圖書館

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
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
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閒而無此四者、
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

九年楚子入陳、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
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
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
爲叔宣子張本
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

浙江圖書館

臣聞之雙提後開爲臣必臣爲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
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
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
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
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
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
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
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
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

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爲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則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

氏來告亂于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没二年（首尾雙關相對）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句法）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句法）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

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王曰、
諸、使私問諸魯、請（應）之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
（旁及他人借客形主法）
魯侯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
語王、王厚賄之、
晉旣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
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句法）語相說也、
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
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蟬連）
（句法）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

可以撫。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揔此句波瀾五右源參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强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帥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

公穀曰戰也微謀言不獨戰之謀由我而決且更別有三伐也註云微無也言軍無討謀意似未明

呂邦燿曰通篇代人說話文法若欲至在面前辭令神品

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君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

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爲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

呂邦燿曰敵不必禮敵勢相彷等皆是即作敵國之敵亦可所謂匪禮也夫敵

尚有三讓則
他事可知矣



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戰盡敵爲上守龢同順義爲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讐佻也有三

姦以求贊其上遠於得政矣句法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郤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應

開封府推官唐暉校刻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 國語髓析卷之三

東蒙公　鼒　古燕呂邦燿同批評

崑山葛錫璠　幼甫董光宏同校正

周語下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先叙其實後却開論餘多倣此。見單子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有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



浙江圖書館

呂邦燿曰議論章句與內傳叔向論單子意同

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

加言聽文面閒廣 又後濇爽二張本

訓郉烽曰視
遠步高語犯
迂伐不過動
乎四體至誠
且以此知禍
福焉即見躍
鬼幽管幹亦

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價厚味寔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轉遷）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事幾）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

於形動之間占何鄭之不終也但報應微茫機緘徼妙謂人未必一一如此而應也則可若必畢手之語譎甚爲迂之夫者則謬矣

公孫周曰言無長人短之言甚人之其言身孝必纔傳無若是之明切者大凡言遠之人

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於翼東門葬以車一乘齊人殺國武子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知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

不惟實之為累不其中必多莫然無主者也呂邦燿曰據敘事及單襄公之論即堯之安安舜之玄德亦不過是所謂從容中道之聖人也晉悼雖賢恐未必及此

及龢。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知、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

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
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
之以天下、夫子被之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
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
無遠愼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
終也、愼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
矣、愼成端正德之相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被
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
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

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其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失之矣必蚤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爲悼公

公穀曰此篇國語文最佳處乃大長篇之法首尾雙開波瀾重疊

呂邦燿曰據太子晉之諫足徵靈王失德是一篇大議論文字以爲小子譊譊不得其解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句法還轉斷而復連 歸物於下、長而不萎 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劄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晉共工

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於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灾燀

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
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
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
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
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緊多寵皆亡王之後唯
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
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
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

浙江圖書館

呂邦耀曰二段文氣與內傳晏子論誅祝史二段相類亦與神降于莘篇同

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絕後無主、湮替隸圉、夫亡者豈緊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龢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

先。篇法逶長

揔收

上意

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未彌我

句法

金翀曰據諸書多稱宣王爲中興之賢君而國語獨屢言其非賢何也夫宣王一傳而幽王滅再傳而平王東何其無遺澤餘烈乎則國語之說當有據矣

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透道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

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宮以徼亂也章法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總上五句法且捴申之

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

（又申前意，不見重複，而益有味致）

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

（一轉更委婉）

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

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鄉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浙江圖書館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龢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

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章法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

浙江圖書館

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意法

呂邦耀曰柳子厚作駁復讐議用此文法大柢柳氏之文得之國

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龢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

[illegible][illegible]多名而反非之益以揄古而自彰也可謂得于忘毋矣然其非國語諸篇文亦有粗俗牽强絕無意味者豈真非子厚之筆耶晏元獻宋景公之說當自有據

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篇法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

呂東萊曰單穆公從外說

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龢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龢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

精語

進求精研其體汵州馮從內說出去通敷其用

聽龢而視正聽龢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
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
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
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龢聲
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
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
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
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
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龢而有震眩則味入

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龢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樂字前後相應）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

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
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
從平聲以龢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
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
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
聲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
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
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
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



浙江圖書館

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

浙江圖書館

呂邦耀曰害金再興與離民之器二焉相應

呂邦耀曰此篇當與內傳郯子答昭子鳥名官之篇參看練格布勢總出一法

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

章內凡處句長短錯綜前後皆相應極有法文字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

而內傳短不厭簡外傳長不厭煩各極其妙

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

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龢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

文章變化

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

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大蔟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爲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爲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

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
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
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
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
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
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
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

呂邦燿曰黨錮紛紛講是非當時名士見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此王荆公議論也雖然與其問鼎也無寧爭鼎乎善哉張睢陽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公勳門曰水火并諺曰二段乃論辟語急中緩也如子叔聲伯論郤

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即慆淫以亡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

譬喻中用譬言之如疾余恐易焉二句如此類甚多可見古人有意爲文之妙

公爵曰成湯至契十四世豈有文王后稷止十五世之理此不待辯而知其誣

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長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補者也夫天道導可而省不萇叔反是以誣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也誣人三也（句一析在三君子）周君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已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於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

浙江圖書館

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

開封府推官唐琿校刻



浙江圖書館

呂邦燿曰柯之盟公羊作曹子穀梁作曹劌史記作曹沫說齋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事乃於登壇且之後

# 國語髓析卷之四

東蒙公　鄭　　古燕呂邦燿同批評

崑山葛錫璠　句甬董光宏同校正

## 魯語上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若布德於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財用不匱、莫不共祀、是以用民無不聽

奮之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以賊禮之人並列以傳不亦謬哉然其對莊公之語則皆聖賢温良易直之訓與行事大不相類也其又當以何者爲信耶

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獨恭不優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對曰是則可矣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

嚴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

之則制財用之節其闕無由荒怠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句法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

㮚音栗

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
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
句法
攝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
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
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
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
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
不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㮚以告虔也男則玉

白邦焜曰賢者任事慷慨

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

句法

浙江圖書館

忠讀之令人三嘆

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長句法

呂邦燿曰此以下三篇俱似戰國策士口吻大抵左國二書為國策開路然亦其風會言勢相近使然也

呂邦燿曰磬內傳作罄二字古通用如

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

字杜作而解韋作以解竟說爲是

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爲平而還、

温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

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則厚其

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
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
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故解
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
皆將爭先、晉不以故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
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
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既復
命、爲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

分門曰雜縣爰居之異名漢元帝時瑯琊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呂邦燿曰此篇亦與郯子論官名篇格法相類細看始得

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愼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一語一轉

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
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
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
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
單均刑法以儀民（變文）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
而殛死（變文）禹能以德修鯀之功（變）契爲司徒而民輯
（又變）冥勤其官而水死（又變）湯以寛治民而除其邪稷勤
百穀而山死（又變）文王以文昭（又變）武王去民之穢故有
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

變章法上段禘郊祖宗在前此段報字在後變文之法

收

又開

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筴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對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

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
者以建政爲不易之故也今有司來命易臣之
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夫署所
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
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若罪也
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
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
伯而守其後於魯乎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
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

長句法



浙江圖書館

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弗敢

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

呂邦耀曰此見左氏之誣

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逆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逆文法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句法犯人道二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也其夭劄也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呂邦燿曰據史傳宣公全無可取處然里革之更書而勿誅則君臣皆是也其可摘之有焉

莒大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大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長句法）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大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句法）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軌、用

執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句法
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
之罪也乃舍之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
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
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
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槁
助生阜也鳥獸成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
設穽鄂以實廟庖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

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蓺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句法）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

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急中緩余恐易焉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五轉五層可意而歸必立新家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爲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浙江圖書館

晉人殺厲公邉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

呂邦燿曰盜亦有道季氏之竊國柄也有自來矣況魯君世從其失乎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

爲上大夫、

開封府推官唐暉校刻

浙江圖書館

呂邦燿曰内傳云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叙賓主禮節曲折如畫較此華縟

# 國語髓析卷之五

東蒙公　鷟　古燕呂邦燿同批評

崑山葛錫璠　句甬董光宏同校正

## 魯語下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

況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
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
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
聞也、臣以爲肆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
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
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
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
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
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

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衞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

句法

呂邦燿曰名衆二字與春

如楚、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爲一人也、爲其名與其衆也、今王死、

殊戰國相終始孟子所謂以小事大者也

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爲還諸大夫皆欲還子服惠伯曰不知所爲姑從君乎叔仲曰子之來也非欲安身也爲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聞畏而往聞喪而還苟芉姓實嗣其誰代之任喪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改予爲先君來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將爲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己貳求說其侮而亟於

公與曰榮成伯之論雖悉人情然黨季氏之心見矣

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侮不懦執政不貳帥大讐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若從君而惡患則不如違君以避難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乎則可也句法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榮成伯曰不可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君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若楚之克魯諸姬不

呂邦耀曰魯仲連不肯帝秦文末段倣此

獲闕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玉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若不克魯當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夷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追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隷也又

呂邦燿曰內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曰二執戈者前矣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較此簡勁

呂邦燿曰叔孫論楚圍之

何謁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子欺君謂子
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
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
句法
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
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
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
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
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

借曰有其心矣子産論蔡侯之傲曰乃其心也論人情簡而精透

服有其心矣君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爲戮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曰吾爲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子所知也承君命以會

呂邦燿曰詳在晉語中然與內傳裂裳帛而與之事相矛盾

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衷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其人曰可以出矣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

於内可也今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出見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句法)唯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

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昔欒氏之亂齊人閒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踦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於雝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非以求遠也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棄魯而苟固諸侯羣臣敢憚

戮乎。諸侯之事，晉者魯為勉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

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鼈（句法）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句法）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

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



浙江圖書館

呂邦燿曰即前篇所謂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也力傳韓獻子論晉人謀去故絳與此意同王氏紀聞曰楚箴曰民生在勤勤生如生於憂患之盡心生生不窮

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句法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脩

勤則生矣生則焉可已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

呂邦燿曰敬文相莒三年其母自績曰君子不學詩書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佚之行仲尼於此亦曰季氏之婦不淫合之可以爲

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進一意）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闒（音委開闔也）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

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爲賦緑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謀而不犯微而昭矣詩所以合意歌所以詠詩也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

搯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吾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

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求監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浙江圖書館

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
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
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
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
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
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
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
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

呂邦燿曰數語即內傳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三句而暢衍之者也

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陪而後恭道將何爲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

句法

訪焉。

開封府推官唐暉校刻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05799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